便可清楚地看出二者的創作技巧有很大的不同，前者是以平舖直述的白描手法，後者則曲折迂廻，技巧繁複，足證他對自己所走過的路線並不過份的依賴。他的這種精神也贏得不少人的喝采。正如朱西甯先生在「『軌迹之外』代序」一文中曾說：

「給自己尋找艱苦，製造艱苦，再鞭打自己去征服艱苦，應是藝術家的美德——雖然和人生的光景一樣，美德和成功之間並無相因的必然關係——舒暢的捨棄與選取，正就是這種美德的表現。……對於他這種不懼不休的壯烈犧牲，是應該致以適當的敬意的；因爲如果因襲著過往的老路一直走下去，這許多年來，將不知有多少『成功』之作，使他的寫作生命大爲『輝煌騰達』。這也是對於文學爭千秋不爭一時的虔敬和忠誠了。」

這段話是舒暢創作態度的最好註脚。他的短篇小說「某種演出之後」，曾經被選入「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」。

趙滋蕃

趙滋蕃，筆名文壽，湖南益陽人，民國十三年一月十三日生。國立湖南大學法學院經濟系畢業。曾任主編、總編輯、主筆、教授。從民國四十一年開始寫作。

趙滋蕃的小說以長篇著稱，在臺灣的作家中，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，長期構思情節複雜、背景深濶的作品

。他早期的一部長篇小說「半下流社會」，出版於民國四十三年，這部書共印行了五萬七千册，不久即告絕版，這樣的巨構能創造如此的銷售紀錄，就臺灣的出版界而言，實在令人驚奇。

他是湖南益陽人，今年剛好滿五十歲，他說：「五十始知四十九之非，我覺得這一生老是在希望與失望，追求與幻滅中渡過，恐怕是白白地到這世界上來走一遭了。」這是他的自謙之詞，因爲，他除了寫小說之外，也在中央副刊上，以文壽爲筆名寫方塊文章，他的短文往往爲讀者帶來樂觀奮鬪的精神，積極進取的態度，對廣大讀者的鼓勵作用是非常有力的。

趙滋蕃在年輕時代唸的是數學，後來在抗戰時期，他還參加過常德會戰與衡陽會戰，並且掛過彩，嗣後參加了青年遠征軍。回返學校以後，繼續求學，終以經濟系畢業，他說這是他的人生的第一度跳躍。三十九年七月，他流亡到了香港，度過他艱苦的歲月，在這段時間，他做過許多勞苦的事情，最後才選擇了寫作這條路，這是他的人生的第二度跳躍。他感慨地說：「錯誤至今仍是安慰人的最大理由，我認爲我跳進寫作這條路是錯誤的。」事實上，他的作品所表現的，並非是這樣的觀點。他的小說能够忠實地反映這個時代，刻劃這個民族，他提供給讀者的主題往往是正確的人生觀。

他的生活經驗影響了他的創作，在他的作品裏，總是融入他的感受、他的理想和他的抱負，有一股意志貫穿於作品之中。他說：「對於寫作而言，實際生活的底子，是無價之寶。假如我們一輩子，以四十歲爲界碑，四十歲以前，我們創造生活的回憶；四十歲以後，我們就享受它。而人生的永恒悲劇之一，就是當我們的青春活力開始消失的時候，我們的智慧纔逐漸開始成熟。我們珍惜那些生活的斷片，因爲那些飄忽而惘然的東西裏邊，就含蘊着生命的美。」由此，可以看出早期確實經過一番的努力奮鬪，爲經營他美好的生命而創造可貴的回憶，這些痕跡在他的作品中，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子。